

一年來中東情勢之演變與展望

石樂三

一年來，中東情勢，盪漾不寧。而最顯著的變化是：

- (一) 蘇俄在地中海艦隻之大增，幾與美國之實力相抗衡。
- (二) 蘇俄在以納塞為首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集團範圍，聲勢逼人。
- (三) 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一般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力，已趨削弱。
- (四) 英軍自亞丁撤退之後，紅海與阿拉伯海之間，已成真空狀態，蘇俄勢力，乘隙插入。
- (五) 戴高樂對阿拉伯國家原有基本觀念，已大為改變，顯與西方盟國的中東政策有脫節迹象。
- (六) 英國因蘇彝士運河之關閉而繞道好望角所受損失，每月高達五千五百萬美元，導致英鎊貶值之重大因素之一。

壹 中東情勢的演變過程

以阿戰爭，懸懸一年，未獲解決。而最近情勢，由于以色列罔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之一致反對與阿拉伯居民之抗議，竟於今年五月二日在耶路撒冷舉行大規模的軍事示威遊行，炫耀其強大武力，以紀念以色列建國廿週年。因而導致中東問題，益趨複雜而嚴重。

過去一年，以阿雙方，經聯合國之努力調解，雖初步獲致停火協議，但未旋踵間，戰火復燃。埃及突於去年十月廿一日向以色列挑戰，以火箭擊沉以色列僅有的兩艘驅逐艦之一——艾拉特號。於是，蘇彝士運河岸砲戰再起，在三小時半的鏖戰中，埃及蘇彝士城的兩座煉油廠，付之一炬。自此以後，隔岸砲火，隨趨沉寂。迄今仍在膠着狀態中。

去年十一月廿二日安理會通過一項英國提案：要求以色列自其佔領阿拉伯領土撤退，並結束交戰狀態，俾建立中東地區的正義與永久和平。宇譚祕書長根據此一決議，隨即派遣瑞典外交家賈林為聯合國駐中東和平特使，以尋求和平解決之途徑。

半年來，經過賈林特使不斷的努力，奔走和平，始終未能促成和平之實現。而以約雙方隔岸砲戰，射擊次數，不下百次。其中最大的一次是今年三

月廿一日的戰鬥。以色列首先以一萬五千名大軍，在空軍掩護下，強行渡過約旦河，摧毀四個約旦村莊，歷時十二小時之激烈戰爭，以軍認為達成任務後，撤退原陣地，結果造成約旦軍民極大損失，而以色列亦承認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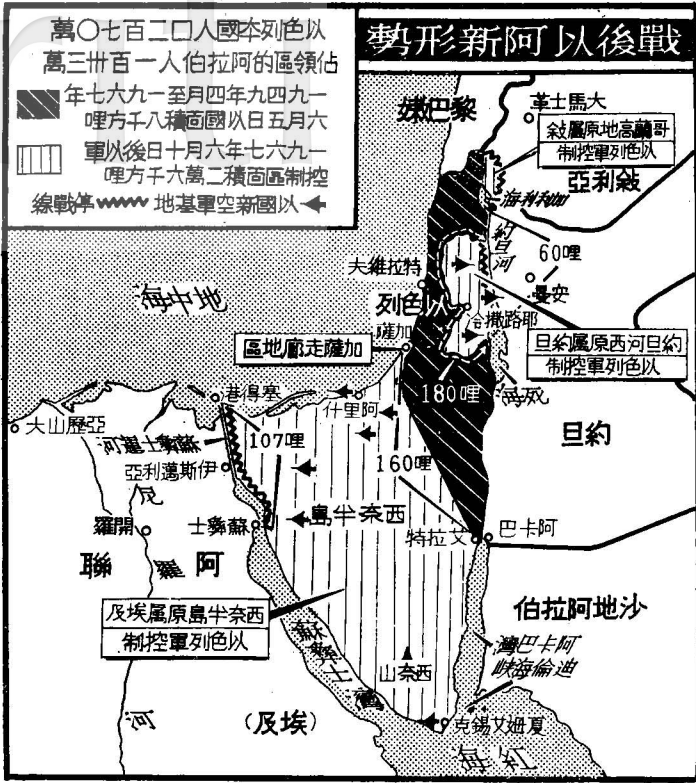
這次以色列越界突襲行動，却引起國際輿論的一致憤怒，即當時美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高德柏亦曾指責以色列此一魯莽行動，極為不當。接着，安理會於三月廿四日召開緊急會議，一致通過美國所提折衷議案：譴責以色列侵入約旦領土之非法行為。然而以色列反以採取自衛行動為理由，對此決議，拒絕接受。

今年五月二日為以色列開國廿週年紀念日，以色列按照既定計劃，決定在耶路撒冷東西部份，舉行大規模之軍事遊行。約旦認為此舉無異破壞一五四九年的休戰協定，即請安理會加以制止。宇譚祕書長亦認事態之嚴重，唯恐激怒阿拉伯人的情緒，並足以影響賈林特使和平工作之進行。因而一面警告以色列政府停止舉行，一面於四月卅日由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一致通過要求以色列停止五月二日在耶路撒冷之閱兵遊行。但以色列反而認為此純係內政問題，且距離停火線尚遠，並不違背國際法之規定（其實為停火線並非休戰協定線），聯合國自無權過問，故仍嚴詞拒絕。

以色列竟不顧安理會的呼籲，仍照原計劃在耶路撒冷舉行空前未有之閱兵示威遊行，動員了七十萬以上猶太羣衆，兩萬車輛載運民衆，齊集聖城，夾道歡呼，以瞻仰四千五百名以色列武裝部隊之遊行，三百架噴射機羣之凌空飛行，數百輛坦克之鞭撻而過。真是如臨大敵，蔚爲奇觀。

以色列的軍事遊行，顯示其武力之強大，並有充足力量以對付阿拉伯的整體力量。以色列艾希柯總理更認藉此良機，大可提高民心士氣，並可確保

戰後阿以新形勢



以色列人對六月戰爭的愛國熱情，加深對新佔領廣大邊區安全感的信念。但是，在另一方面，以色列人民對中東戰後問題，延宕未獲解決，外交上的失靈，亦使之不無深切憂慮之感。

由于以色列忽視安理會之決議，不獨影響聯合國之信譽，抑且使賈林特使的和平使命瀕臨失敗邊緣。安理會爲挽救情面，只有再通過一次提案，對以色列舉行閱兵一事，表示「深切遺憾」而已。

以阿紛爭，演變如此「不戰不和」之局面，早在一般始料所及。不過，今日中東情勢之嚴重，較過去一年爲尤甚，當時以色列態度尚稱緩和，祇要阿拉伯交戰國肯與直接談判，甚至承認以色列之存在，則願考慮自佔領區撤退。但，如今以色列態度轉趨強硬，因爲以色列艾希柯總理最近重申以色列立場，將永不撤返舊停戰線之內。由此可見中東問題，愈拖愈深，直至不可收拾之境。然解決之道，單靠聯合國本身力量，實有所未逮；仍須賴各大國間之通力合作，排除萬難，以誠意來影響雙方，或可有濟於事功也。

貳 以色列戰後的情勢

回憶去年六月以阿戰爭，以色列在短短六天之內，以神速攻勢，贏得第三次輝煌勝利，佔領了三倍於以色列的阿拉伯領土，統馭了一百三十萬阿拉伯人，擄獲了無算的勝利品，創下古今戰史的新頁。同時也證實了「以寡擊衆，以少勝多」的眞諦。

以色列所佔領廣大的疆土，在地略上是非常有利的。東邊以約旦河爲界，西則以蘇彝士運河爲界，北據泉蘭高地(Golan Highlands)與敘利亞相對峙，四面均有天然屏障，防守更較容易。其疆界雖然擴大，但與鄰國的共同界線，反而縮短。就埃及、以邊界而言，過去尼蓋夫(Negav)沙漠與西奈半島(Sina Peninsula)之間，長達一百六十哩，現在距離蘇彝士運河畔，長僅一百零七哩；次就約、以邊界而言，過去約且河以西的突出部份，約、以界線，犬牙交錯，長達一百八十哩，現在以約且河相隔，長不過六十哩；再就敘、以邊界而言，過去加利利湖(Galilee Lake)邊的以色列農村，經常遭受敘利亞軍隊砲火轟擊，現在以色列據此高度戰略價值的泉蘭高地，不獨解除重大威脅，而且打開了通往大馬士革的大門。無怪戴陽將軍拿起以色列新地圖，很驕傲的說：現在，這才是一幅完美無疵的地圖了。(註一)

經濟方面，以色列握有敘利亞之泉蘭高地，在這高原區域內，有條著名的巴尼亞雅河流(Banyas River)，與約且河上流相連，亦爲約且河的三大水源之一。敘利亞曾數度以截斷這條河流相威脅，冀圖予以色列一致命打擊。現已完全爲以色列所控制，不再受此威脅。同時敘利亞高原地帶，盛產小麥，而以以色列亟需小麥，每年以大量外匯換取小麥進口，今已爲以色列解決民食之重大問題。

以色列據有西奈半島，解除其經濟命脈之迪蘭海峽（Tiran S.）威脅。同時，建築一條世界上最長輸油管——自艾拉特（Eilat）至海法（Haifa），每年輸油能力可達六千萬噸，現只可輸送五百萬噸，此項巨工程費款一億二千萬美元。埃及亦依照此例，計劃建築同樣四十二吋寬的輸油管，自運河起至地中海港口，長達一百卅哩，每年輸油量可達五千萬噸。

西奈半島雖為一片荒沙，但石油蘊藏量甚豐。而埃及早在半島西部開鑿油井，開始出油，其產油量佔埃及總產量五分之四。現為以色列所有，繼續生產，視為至寶，更何能輕易放棄呢。

以色列控制約旦河西岸，此一地區盛產冬季蔬菜及奶製品，尤出產小麥，均極合以色列的迫切需要。更重要的，約旦河西岸包括耶路撒冷聖地為世界聞名觀光勝地，過去為約旦經濟之命脈，每年可賺取外匯達三千五百萬美元。

以色列既獲此重大利權，一變初衷而堅持不自佔領區撤退。艾希柯內閣對以色列佔領區的協議態度，有的主張寸土不讓，有的願意歸還一部，但沒有主張全部歸還的。

按以色列最近的 Dacal 民意測驗顯示：有百分之八七壓倒性多數贊成除非阿拉伯國家同意以、阿直接談判，絕對支持政府拒絕以任何領土歸還阿拉伯人；但使人驚訝的，另有百分之七八贊成當談判開始時，即將佔領區或多或少歸還阿拉伯人；同時，僅有百分之二一願意保有西奈半島，但百分之九五絕對優勢主張保留耶路撒冷聖地；百分之八八主張據守桌蘭高地；百分之六一主張握有夏姆艾錫克（Sharm el-Sheikh）海口；百分之四七主張保留約旦河西岸地區。（註二）

再就以色列內部一般對六月戰爭的輿論而言，大體是有利的。年青的一代經過這次軍事勝利的考驗，深感到國家所付予新觀念的重要性。一向陷于停滯狀況地海外猶太人的財源，現又源源而來。更由于政府在戰後所耗費的大批金錢，而有利刺激國家經濟的發展。過去失業率為百分之二一，現在已降為百分之三。

以色列政府對這次所佔領阿拉伯的廣大土地之種種措施，並對阿拉伯人之善後處理工作，均甚小心翼翼。許多青年政治家對老輩政治家們——如艾希柯者流，感到不耐。戴陽將軍助手少壯派領袖 Knesset 形容艾希柯派是

一羣「使寡頭政治維持不墜」的可憐蟲。

在經濟上，雖漸告復元，但潛伏着極嚴重的危機。在這些危機中，以色列在戰爭中所損失的數字約十五億美元，此項巨額款項，必須仰賴國外猶太人的慷慨解囊；而巨額貿易逆差，尤為嚴重。國防建設經費：一九五〇年不過一億五千萬美元，今（一九六八）年一躍而為七億五千萬美元，其中包括一億五千萬美元新用途。如此龐大費用，勢必增加國民之負擔，其中一部是由以色列薪水階級每月以薪水半數自動捐獻國家的。（註三）

在政治上，移民問題亦甚嚴重。許多以色列領袖們對移民工作的式微，極感困擾。當以阿戰爭時期，雖數以千百的猶太人相繼湧入，志願參戰，並願長時期居留下去，但却失掉許許多多訓練有素的公民，紛紛遷往西方。現在移民中，大多數是從阿拉伯國家移民來的，他們因為教育程度關係，不易為來自歐洲的文化水準較高猶太人所同化，而以色列人在性格上是偏向東方的。以色列勞工部長 Yigal Allon 說：他相信當更流暢的西方社會似乎缺少一個「社會動力」的時候，以色列仍能獻給猶太人一個拓荒者有意義的生活。不管以色列的前瞻如何，以色列人仍在進行尋找這種生活的利益，並願在本週內（係指這次以色列建國廿週年之軍事遊行）顯示全世界，以色列人却有這種精神而且有軍事力量去保持他們的信念。（註四）

叁 阿拉伯交戰國的戰後情勢

阿拉伯交戰國在六月戰爭中慘遭挫敗，其損失之重，傷亡之大，為過去兩次對以作戰所未見。其中尤以埃及為最甚，在僅僅七十二小時內，所有蘇俄供給之軍事裝備包括飛機坦克等已損失殆盡，價值在十億美金左右。兵員被俘及傷亡人數，不下一萬五千人。經濟上的損失更為慘重，由于蘇彝士運河的關閉，每年二億六千萬美元的通過收益，付諸流水；觀光收入之損失，每年亦在七千八百萬美元以上；而西奈半島所有兩個日產石油十五萬零二百桶的油井，亦落入以色列手中；另外被以色列摧毀的兩座煉油廠尚未列計。

所幸去年九月阿拉伯高階層會議決定年以兩億六千六百萬美元援埃，由產油國分擔。（註五）如此，埃及始渡過其經濟破產的危機。在政治上，更潛伏着最嚴重的危機。由于追究戰爭失敗的責任問題，納塞下令逮捕了八百名文武官員，其中有三軍統帥阿默爾元帥（Field Marshal Abdel Hakim

Amerl)·作戰部長巴蘭(Shams Badran)·內政部長拉萬(Abass Radwan)·以及情報局長沙拉納塞(Salah Naser)等高級官員。除代罪羔羊阿默爾元帥自殺身亡，其餘的五十名政府高級官員，均正在被審詢之中。然陸軍中，擁護阿默爾的軍官，為數甚多，因而觸發軍事政變是大有可能的。更重要的，由於俄共的滲透，藉戰爭失敗之因素，進行顛覆活動，其主要目標為學生與勞工大眾。今年三月間，開羅發生青年示威遊行運動，參加行列的，有學生一千五百名，工人三千名，手持棍棒磚石火砲與警察衝突，以抗議軍事法庭以戰爭失敗罪名加諸四名高級官員身上，並對過份限制新聞之檢查，表示不滿。凡此種種，均足以證明埃及政治基礎的不穩，隨時有傾覆危險，誠非納塞所可挽救。

約旦方面，在這次變亂中，損失的比例最大，而領土已被以色列佔去了大部份。所有飛機幾全部損失，坦克亦損失四分之三，傷亡官兵在六千以上。更由於約旦河西岸之失陷，約計二十萬難民紛紛逃往安曼，雖由聯合國難民組織撥款救助，但餐風宿雨，流亡之苦，慘不忍聞。尤為嚴重的是失業問題，戰前失業人數百分之十四，而戰後已達百分之二五。過去政府所仰賴西岸的農業收入佔外匯半數以上，以及每年三千五百萬之觀光收益，現已變成一無所有。幸賴阿拉伯產油國家撥款一億一千二百萬美元，作為復元之用，得告甦生。(註六)所以這次戰爭給約旦帶來的壓力是經濟勝過軍事的。而在宗教方面，因為失掉了伊斯蘭教精神堡壘，其損失之大是而法補償的。不過，胡笙國王在保衛耶路撒冷聖戰中，浴血抗敵，寸土必爭，却已達成消耗敵人的目的。胡笙的聲望，在阿拉伯世界已獲得英雄的榮銜，受到人民的擁戴，不像在戰前搖搖欲墜之勢。在國際上，亦甚被重視，獲致輿論上的同情與支持。今年三月廿一日以色列突然渡過約旦河向約旦境內進犯，已使美國感到不耐，除在聯合國提議譴責以色列外，並立即與約旦締訂軍事協約，恢復十個月對約的軍事援助，其中包括坦克、大砲以及其他軍事裝備。

敘利亞參加作戰飛機七十架，除六架外，其餘完全損失。裝甲部隊亦損失四分之一。阜蘭高原為兵家必爭之地，過去敘利亞曾利用此地不時向以色列轟擊，而此高地尤為約旦河發源地，阿拉伯人過去策劃將約旦河上游水源改道，以截斷下游水流導致以色列無水可汲。

伊拉克據傳亦派軍赴約旦參戰，聞損失飛機十一架，地面部隊亦有傷亡。

肆 以阿戰爭的本質

以阿戰爭的本質，是以歷史文化與國際為背景的民族性戰爭，亦即猶太民族主義者對阿拉伯民族的戰爭。所以是持續性的長期戰爭。巴勒斯坦自古就是多亂之地，即就十字軍而論，陸續打了兩百年之久，最後仍難以支持，敗於埃及王沙拉定(Saladin)之手，這是歷史的明證。以阿戰爭與十字軍戰爭，容或時代有所不同，但其性質並無二致，而且都有國際的背景。當時十字軍是一羣烏合之眾的亡命之徒，論智識，他們是承襲歐洲愚昧時代的衣鉢，自遠非黃金時代阿拉伯回教文化所可比擬；論武器，十字軍是以木棒鐵棍，來對付阿拉伯人的堅甲利器，不啻以卵擊石，勢必立於必敗之地。如今，以阿戰爭與十字軍相比，反成尖銳的對照。論武器，在質的方面，雙方可能相仿，量的方面，阿拉伯則勝過以色列數倍。論兵員，兩者相差亦不啻霄壤。可是，論智識，則適得其反，以色列軍官中，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富有科學及軍事智識，對於現代化軍事作戰，更是訓練有素。至于士兵階層的素質，都是學校出身，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瞭解現代智識，尤其對新式武器之性能與操作，無不熟練，得心應手，堪稱世界上一流的勁旅。反觀阿拉伯人的智識，實遠非昔比。阿拉伯國家教育水準甚低，平均百分之八〇是文盲，平素既無智識，欠缺訓練，遇有戰爭，即被送上戰場，不但不諳新武器之性能，即普通武器亦不定會靈活使用，以之對付強大敵人，只有被繳械之一途。所以埃及軍隊一上前線，在僅僅七十二小時內，數萬大軍很快的一敗塗地了。但是，從另一個歷史角度看來，以色列不一定能永遠保持它的常勝左券，可能有歷史重演之憂。所以無論阿拉伯人或猶太人，都有他們的「嚴重事實」的存在。這些事實，必須謀求解決；一日不獲解決，一日不得其安；甚至兩敗俱傷，作為第三者的犧牲品，亦未可知。

伍 以阿雙方所面臨的嚴重事實問題

先就以色列而言，其所面臨嚴重事實為，雖在第三次戰爭連獲最輝煌勝利，但如無真正和平的實現，則其自身的嚴重問題，久之，必將隨而加劇。誠因以色列在現在的漫長邊界線上，僅是「休戰線」而不是「協定線」；以

以色列必須經常的保持警戒；也必須動員全國力量，努力以赴。但結果，仍難免暴露於阿拉伯前線上的襲擊與滲透以及恐怖活動。因此，以色列老練政治家主張早日自佔領區撤退，設法與阿拉伯鄰邦和平相處，是不無先見之明。

以色列不能強迫阿拉伯直接談判，協議和平。倘阿拉伯人拒絕和平，以色列人或將擴大其對阿拉伯領土之侵犯。但以以色列愈擴大其佔領區域，阿拉伯人口亦愈而增加，以色列兵員亦必隨之增多。又將何以善其後呢？

或者，以色列以其精銳部隊，進而佔領開羅和大馬士革，但果能佔領阿蘇安（Assuan）或阿勒坡（Aleppo）嗎。唯恐以色列區區小國，限于人力資源之缺乏，可能不等到達喀土穆（Khartoum）、阿爾及爾（Algier）、拉巴特（Rabat）或阿勒坡（Aleppo）、巴格達（Baghdad）和利亞得（Riyadh），則將導致中途停止進軍。當以色列軍隊發展極致時，將如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在中國或德國人在法國所遭遇同樣的挫敗。以色列以現有部隊，只佔據巴勒斯坦一地，亦恐難持久。在阿拉伯歷史中，非力士人（Philistines）與十字軍（Crusades）終在巴勒斯坦敗亡，惜悔之已晚。以色列今日所佔領阿拉伯領土，在其本身，却是負債（Liabilities），能否改為資產（Assets），但看其能否改變戰爭為永久和平而已。

阿拉伯所面臨嚴重事實是，以阿雙方經過三次戰爭，事實證明，最後仍不能毀滅以色列的。以色列是全靠自己力量——即或有外來援助，也是物質——來對抗阿拉伯人的集體力量；就算終有一天阿拉伯人可以毀滅它，美國為履行承諾，也不能坐視其滅亡；一旦美國出面阻止阿拉伯人毀滅以色列，蘇俄是否挺而走險出來助戰，却大成疑問；但這次埃及的慘敗，蘇俄縱有強大地中海艦隊，仍見死不救，可見蘇俄是無意與美國作戰。

納塞百般阻止和談，固有損於以色列，但阿拉伯領土被以色列佔領愈久，阿拉伯人損失愈大。其中受難最大的，仍為巴勒斯坦難民，包括一九六七年與一九四八年的新舊難民。因此，爲了阿拉伯人自身利益着想，承認以色列的存在，而覓致真正和平，是刻不容緩的。當然，這是一件難事，因爲以色列之立國，對阿拉伯人是不甚公平的。更顯然的，阿拉伯人很冤枉的被當作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代罪羔羊。一九一八年巴勒斯坦的居民，阿拉伯人佔百分之九十；一九四八年以色列誕生後，將近一百萬阿拉伯人變成無家可歸的難民。這些難民，唯有獲致公平合理的解決，中東纔能有真正的和平。

耶路撒冷聖地問題，亦爲關鍵之所在。在鄂圖曼與大英帝國佔領時期，無論猶太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都可自由出入聖地。自一九四八年之後，猶太人則不准接近「哭牆」一步。如今，以色列人既以武力佔領聖城，似應給予出入聖地保留權。

另一方面，以色列不顧國際正義，吞併聖地，必將無法獲得真正和平。如此，既不能獲得阿拉伯的容忍，亦爲聯合國所不許。因爲這是征服者的單方行爲。最後更將引起全世界六億伊斯蘭教徒的激怒。事態之嚴重，可以想像。聖城如歸還阿拉伯人，但允准猶太人自由出入，也是理所當然的。

阿拉伯人居住巴勒斯坦已逾一千三百多年，自應享有繼續居留權與財產保留權。以色列可以武力征服巴勒斯坦，但無權驅逐阿拉伯人出境，沒收阿拉伯人的財產，而致顛沛流離與無家可歸之境。

猶太人有兩個不同的要求，必須劃分清楚：

第一、猶太人向德國要求遷返原籍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但要求西方爲其建立一個國家，而地址一定要在巴勒斯坦，其理由不甚充足。即或有理，亦應在德國境內來因河區域（Rhineland），不應在阿拉伯領土建一猶太國。更由于最初猶太人在德國備受凌辱與迫害，英美兩國亦應在其國內分別予以難民庇護，不應嫁禍於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第二、猶太人於一八八三年曾要求恢復巴勒斯坦所有權，這與向德國的要求迥然不同，而且不謂允當。猶太人自有權自由出入巴境，因爲過去它曾據有此地前後有兩個時期，不過只爲宗教的意識而居住，是毫無問題的。他們也有權自阿拉伯人購置土地，居住其上，但不得恐怖阿拉伯人的安全，更無權以武力奪取而建立以色列國，並置於阿拉伯人二等公民地位，或迫使出境並沒收其財物。

然以色列與以色列人之生存，現已成爲事實，而這些事實已被證明是不可忽視的。如被忽視，勢將導致另一羣新的難民——即爲以色列難民。可是，倘若你我是阿拉伯人，我們一定會像阿拉伯人對以色列人有同樣的感覺。

陸 解決以阿紛爭的障礙問題

解決以阿間衝突的障礙有二：一是阿拉伯人的堅不承認以色列；二是巴勒斯坦所流亡的阿拉伯難民。此二障礙是互相攸關的，除非設法克服，雙方

衝突仍將持續的。

根據英國名歷史學家 Arnold J. Toynbee 對解決以阿戰爭的看法，他說：「負責阿以雙方衝突者，既非以色列人，亦非阿拉伯人，而是西方三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美國人。我們西方人却應該負起重大責任，以解決阿以雙方之爭端，特別以公平方法，對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此項公平方式，必須經由所有難民甚至阿拉伯世界認為滿意。同時亦不致因為阿拉伯難民問題迄未解決，而對以色列安全與實際存在問題有所恫嚇。」（註七）

經過第三次以阿戰爭之後，雙方不獨須重訂休戰協定，更須謀求以阿間的永久和平。要想達此目的，則不是單憑武力所能成功，必須經過交戰國雙方的心悅誠服，樂意接受，并非一張具文，所能濟事。唯有如此，纔是邁向和解與合作之康莊大道。

筆者除了同意 Toynbee 的觀點之外，尚須考驗雙方的誠意問題。以色列所注意的是安全獲得保障。當戰爭結束之初，以色列一再清楚表示：除去年一九四八年的休戰線之外，並無領土野心——這當然著有自六月戰爭所佔領區撤軍之含義，並自動的願對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賠償與永遠遷返而合作。因之，凡是願意接受遷返的難民必將有助於「化敵為友」的解決之道。可惜聯合國未能把握此一機會，蹉跎時日，而使以色列態度有所轉變。以色列如果真有誠意，此一轉變，亦可轉移。

阿拉伯的誠意考驗是在如何致力遷返難民工作上的合作，並停止利用難民當作政治利刃，或潛伏以色列邊境從事顛覆恐怖活動。從人道觀點而論，永久的遷返難民定居纔是難民的真正福音。

更重要的，雙方對賈林特使奔走和平的意見，應該加以重視和接受，殊有益於和解之道。

柒 蘇俄勢力的氾濫影響中東和平

國際間之不合作的障礙，亦是影響以阿紛爭的加深。其中最顯著的是，蘇俄勢力之伸張與其地中海艦隻之突增。這些艦隻的年齡和裝備，都是世界上最新的而最精的。不像英美艦隻，早於二次大戰期間參加服役，而蘇俄艦隻剛於戰後出現海面。其結果：美國艦隻中百分之六十年齡達二十五左右，而蘇俄的却是嶄新的。

根據美國駐歐海軍總司令 Admiral John McCain Jr. 最近的談話：蘇俄的發展海權計劃，是前進的而發展到極致了，這是一般所忽略的。其含義之廣——包括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也是令人驚駭的。

茲就蘇俄一年來對中東侵略野心，加以分析：

軍事方面：西訖大西洋摩洛哥，經由南阿拉伯至阿拉伯海，在此地區中，蘇俄正在加緊供應武器，訓練軍隊，以及進行各項援助之計劃，以便促使轉向蘇俄的一邊。

根據五月十一日美國海軍部長伊格納斯說：「蘇俄地中海艦隊，在以阿戰爭前，僅有數艘，如今已增至四十艘，其中包括潛艇十二或十三艘。他又說：可預見的未來，他們主要的目標，十分可能不讓西方特別是美國使用這個地區。」可是他又說：「美國艦隊將會繼續停留下去。」（註八）

蘇俄的地中海艦隊，雖無航空母艦，但已握有優良港口，可以停泊。如阿爾及利亞的開比爾港 (Mers el-Kebir)，埃及的亞力山大港 (Alexandria)，塞德港 (Said)，敘利亞的拉他卡 (Latakia) 等是。祇有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及波斯灣各邦仍在抵制蘇俄勢力之侵入。但最近消息，俄艦兩艘已駛抵波斯灣伊拉克巴士拉 (Basra) 港口，這是蘇俄艦隻兩世紀來首次訪問伊拉克。其意義至為重大。

蘇俄對這次戰爭阿拉伯國家（約旦除外）所損失武器，均已予補充：計埃及百分之八十，其中含有米格二一型新式戰鬥機及超音九型轟炸機共八十架，坦克兩百輛；敘利亞百分之六十，計飛機四十架，坦克一百輛；伊拉克飛機二十架。此外，蘇俄尚供給埃及、敘利亞、阿爾及利亞三國巡邏艇約計四十艘。埃及去年十月在塞德港以火箭擊沉以色列艾拉特號驅逐艦，即係由此類艦艇所發射。在埃及之蘇俄顧問人員已增加一倍，至少有兩千名。其他在阿爾及利亞、敘利亞、伊拉克、葉門亦駐有大批蘇俄軍事訓練人員。（註九）

中東國家中，過去軍用物資多半購自西方，而蘇俄已插足其間，現以價值一億一千萬美元軍用物資售與伊朗；平素由英國裝備蘇丹軍隊，現亦接受蘇俄之武器裝備。更對新成立南葉門共和國，蘇俄給予軍事援助，並接替英軍所遺留的亞丁要塞，蘇俄可藉此跳板分向波斯灣與印度洋長驅直入。

在文化方面，埃及亞力山大的著名肚皮舞已被擯棄，而以蘇俄的芭蕾舞

代之；蘇俄的土風舞及馬戲團亦正在阿拉伯大城市公演中；俄製電影片及電視影片以及書刊，亦譯成阿文，風行一時；阿拉伯大學中，亦特別注重俄文課程。

在政治方面，俄共却迭遭挫敗，無法達成政治互惠的目的。蘇俄承認伊斯坦蘭教與共產主義絕對不能相容的，更不敢公然的支持阿拉伯境內被嚴禁的共產黨地方組織。即在最親共的敘利亞境內，亦不能發揮其影響力；在埃及亦常遭納塞的嚴拒。俄共勢力滲透愈深，而阿拉伯人痛恨愈甚。（註十）

在經濟方面，蘇俄更深知阿拉伯人生活多仰賴西方石油公司之支持。蘇俄既無石油需要，尤缺經濟力量，與西方相競爭，只好讓西方獨享其利，徒喚奈何！

阿拉伯親共領袖中，任何人不能使其國家變成蘇俄的衛星。其實，納塞和其他阿拉伯領袖們甚願覓致一套「經濟公式」，來重建與美國關係，進而恢復俄美兩國間的「均衡行動」。華盛頓方面對此種暗示，迄無適當反應。但一般觀察家認為此一時機，遲早必會到臨。當阿拉伯人一致對俄共猛醒之時，美國也會試圖恢復其在中東的影響力。

捌 中東局勢的展望

縱觀一年來的中東局勢，時弛時鬆，起伏不定，呈現膠着狀態。今後局勢，曠時愈久，困難愈深，仍將陷於「進退維谷，和戰兩難」之尷尬局面，是可以預卜的。

最感困難的是，雙方和談方式問題，以色列對堅持雙方直接談判態度，迄今仍未改變。相反的，阿拉伯方面，則堅持無直接談判餘地，並對以色列之「三不」原則——不妥協、不談判、不承認——仍堅定不移。這種尖銳對峙的態勢，已使賈林大使斡旋和平的艱辛工作，受到嚴重的考驗。

爲了打破此難關，據報導賈林特使最近有將以阿休戰區域，劃爲中立地帶之建議。其方式是折衷雙方所採取的激烈談判方式；其用意不外使雙方衝突事件減至最低限度，甚至趨于平靜，以利聯合國調處工作之順利推動，不失爲良法美意。果能實現，則中東和平之門，可望打開。

筆者對賈林這項建議的看法，可能爲雙方所接受。因爲以阿紛爭，唯一的有效方法是循求政治途徑解決。再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以色列的一般

輿論，是趨向和解的。以色列在軍事方面，却有足夠力量對付阿拉伯整體力量的信念；但它也有最懼怕的一面，可能爲人所忽略，那就是阿拉伯衝鋒隊（阿拉伯稱爲Asifa，意謂暴風雨thunder storm）。這支隊伍的實力，却是極爲可怕，因爲它是一個有組織、有訓練、有紀律，而且有經濟背景的戰鬥單位。誠遠非過去由蘇克利（Shukry）所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軍（Palestine Liberation Army）所同日而語。在組織上它是非常嚴密的，而以智識份子爲骨幹，半數是大學畢業生或大學生，他們來自阿拉伯各地，總數約有兩萬名，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巴勒斯坦難民，作戰英勇，紀律嚴明，每人誓抱必死決心，遇有犧牲，可償以優厚卹金，因爲有阿拉伯石油國家捐贈雄厚基金作爲後盾，即非產油國——黎巴嫩亦捐獻美金五十萬元。（註十一）

衝鋒隊的主要目標，是潛伏在以阿邊界，隨時滲入以色列境內，從事騷擾破壞活動，謀刺以政府高級官員特別是戴陽將軍。以國境內交通車輛以及軍隊之被襲事件，時有所聞，却有難以安枕之憂。以色列承認蒙受相當損傷，捕獲千餘名游擊隊破壞份子。更鑒于事態之嚴重，不惜違抗國際輿論，以大軍冒險渡過約旦河東岸進剿衝鋒隊員，並摧毀其根據地。但，俟以軍撤退，衝鋒隊隨即返回，重整帳篷，佈署陣地，依然出沒於以色列境內，相機予以軍打擊。僅此一點，即足以導致以色列於困境。其後果之嚴重，可見一斑。

至于阿拉伯方面，內部意見紛歧，同床異夢，大禍臨頭，尚不知團結之可貴。以民族主義爲首的納塞，只知仰俄共鼻息，賴俄援以自保，視規厚顏，慘敗大恥，不知反省，猶徒托空言，隨意叫囂與以色列的戰爭無可避免。其實，納塞之聲名，早已隨六月戰爭之後，趨于敗亡，其一言一行，不足再有影響阿拉伯世界之力量。

約旦國王胡笙却爲中東風雲人物，以阿戰後，僕僕風塵，飛往各國訪問；儼然以阿拉伯國家發言人身份，出席聯合國；連續在美發表演說，爭取同情，結果贏得全美朝野所讚佩。更不爲蘇俄所誘惑，終獲致美國援助，恢復武器之供應。惟國小力單，孤軍奮戰，雖有驍勇善戰之阿拉伯兵團（即二次大戰中飲譽盛名的約旦兵團），但無空軍助戰，無法抵禦以色列之強大空軍轟擊。長此以往，如無外援，聯合對以作戰，勢將更爲艱苦。

七月之間陸續解僱，如美援道路建築計劃取銷，另有三千五百名工人失業。數月來，耗資一億美元的海港和機場設備，由于這種潛在的解僱影響，盛傳可能發生工潮，很顯然，這是共黨煽動工人反美反政府的好機會。

(三)加強統戰戰線：泰國陸軍政府，不願國內任何反對，讓美軍以泰國為越戰基地，進而應美越雙方請求，不惜冒大不韙出兵參加越戰，這根本改變了泰國國防思想——將退讓保存國力的戰略，改變為聯合盟邦，阻敵人于泰國國境之外的戰略。但保守的泰國人，對此大膽改變是非常懷疑的，在野黨更掌握羣衆心理，要求儘速實行大選。雖然共匪豢養的泰共，不斷從其「人民之聲」電台，以廣播煽動反美反政府運動，但經泰政府公佈憲法，定期大選，並苦口婆心，申明美國有阻止共黨干越南的決心，總算是熄滅了政治風暴。到泰共發動武裝叛亂時，也同意大選延期。

而今美國竟貿然宣佈越戰和談，事前並未通知作為美軍基地並出兵參戰的泰國，泰國政府失望，一般泰人對美國阻共黨侵略于泰境外圍的信心動搖，反對黨以此攻擊政府，要求立即進行大選，也振振有詞，親共者在共黨指示下，藉此加強統戰，進行「反美」「反賣國政府」運動，也可以獲得若干泰人的同情。而美國姑息份子，更指摘泰國發佈泰共叛亂消息，是作為延緩大選的藉口，且認為泰國儘早成立民主政府，才是救平共黨叛亂的基本方略。倒因為果，其實是為共匪赤化泰國作幫兇。

越戰和談，對泰國有如此重大的影響，對寮國更甚。美國在寮國的機場有四十八處，直昇機場百餘處，戰略公路也在各地興修。寮國政府預算，百分之八十五依賴美援，軍費更完全由美援支付，越戰和談，工程陸續停歇，其工人失業問題，裁減軍費問題等——可以作為共黨加強統戰戰線的，較泰國更甚。這都是越戰和談為寮泰所帶來的危機。

五 雨季過後將有大戰

目前這一區域已進入雨季，到十月以後，旱季開始，正是新穀登場，秋高馬肥的時候，共黨必將發動大戰。目前泰國東北部面對寮南地區，除百細、那由等城市尚掌握在寮國政府部隊手中外，其餘外圍山地，都是寮共出沒區。政府軍控制據點，其聯結點與點的公路線常被切斷，要靠空軍聯絡，如

從越戰和談看寮泰局勢

果美國空軍撤退，據點亦無法保守，寮泰共的寮南泰東北戰場即可聯成一氣。寮北與泰北之間，回寮據點一旦失守，共匪從車里即可沿湄公河長驅直入青來、青邁兩府。

不久以前，消息透露共匪在建築車里經猛信南他入泰的公路。其實此一路，在一九六三年車里至猛信段便已修築完成，由猛信經南他至離泰北邊城永告約八十公里的金果，早有路基，不過是以山澗為主要路線，在雨季無法使用。共匪所修築的，必是就此一路基加以整修，也是準備旱季作戰時使用，種種跡象，都可以看出雨季過後，共匪對寮泰將大舉進攻，屆時如越戰和談尚在進行，勢必因此而牽掣談判，縱使和議已結，其烽火亦將從越南轉移至寮泰邊區，正如「紐約每日專欄」記者所說：「越戰和談，會導致東南亞一場範圍更大的戰爭」，且對美軍更加不利。

上接第34頁

再看阿拉伯親西方集團首領費賽爾國王，則堅持以政治方式解決中東問題，故極力支持賈林特使調處工作之進行。其所以遲遲不贊成阿拉伯高峯會議之再度召開，其原因固為避免納塞再一次的財政敲詐，也是衷心願見中東和平早日之實現。

最近由于胡笨國王及伊班外長，相繼到達英倫，頻頻與韋爾遜首相及司徒華外相接觸，展開他們的外交活動，可能與中東和談有關。近傳以色列有接受賈林特使之間接談判傳說，雖經以色列加以否認，但無風不起浪，蛛絲馬跡，在在顯示雙方有趨向和談之迹象。

姑不論其遠景如何，但願英美能促成賈林特使初步和平計劃之成功，以便打破一年來的僵局，進而竟致此一地區之永久性和平，自由世界幸甚。

註一：參閱 Time, August 11, 1967

註二：參閱 Time, May 3, 1968

註三：參閱 Time, September 15, 1967

註四：參閱 The Muslim World, Karachi, October 28, 1967

註五：根據中央社南卡羅萊納州查理士敦五月十一日合衆國際電消息

註六：參閱 Time, February 23, 1968

註七：參閱 Time, March 29, 1968

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十八日脫稿